

袖珍
小說

青
酸
毒

上海
商務印書館

青酸毒

語云。少不更事。言閱歷鮮。則胸無所主也。然則閱歷既多。自能胸有所主。故世之論人。恆佩見多識廣者。正以此也。持此以求社會人物。其惟大偵探家。乃足當之。

美國名偵探某。嘗爲人查一要案。案新奇。頗饒興味。乃官場。朋比。爲奸。突造僞銀券。發布四境。受欺被害者。殆不可勝計。偵探方數數出訪。不獲要領。忽又發見一奇事。事出華盛頓之郵局。中局長特發函報告偵探。略云。近日局中。每有投函。不知其主名。函筒上之稱謂。奇妙已甚。蓋止有 x y z 三字。頭而已。且逐日有是函。事誠離奇。願君來此一探。偵探讀報。告以爲此事大可疑。或與僞銀券案有關係。遂往。

偵探自述曰。在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六月中旬。天氣清爽。余乘汽車經白來度。既停車。見彼處街衢延長而不紆曲。兩旁植以楓樹。整齊若翦。韭日色映之。紺翠交疊。鮮麗如春花。余灑然異之。蓋生平所見市鎮之佳者。無逾於此。不覺心曠神怡。以爲探事以來之第一佳遇也。

既而抵華盛頓。乃下車。逕詣郵局。訊察一切。局長特取三字頭之奇函見示。函一束。凡十有二。上皆無受信者之主名。無可投遞者。余遂反覆諦審。發寄地方係新英各城。函式與尋常無異。中惟二字頭之函最特別。余注視之。函角邊又有字一行。云『留此待人取』。余既審視訖。仍作束筭狀。爲投入郵筒中。嘿記此函獨藍色。餘或乳白色。或犀革色。不與此同。

余乃問郵局長曰。誰歟。此習慣自取函件者。局長答曰。不知其名。僕意此間無人能悉其蹤跡者。第憶平日薄暮。每有一雙輪馬車來。車甫停。一人出取函去。登車揮鞭疾馳。局中人莫能與之交一語。

余曰。盍詳告我以渠之情狀。局長曰。一清癯少年耳。顏色蒼白。頗龕鹵。略形憔悴。似抱恙者。目光則銳利。非常以吾度之。當非下流人物也。

余曰。此狀實非素識者。但意中似有一人相肖。必謀一面而後可。局長掉首外視曰。今晡時耳。必待至晚。或七句鐘。彼方來。此來此而索函。吾遞與之。君自可得見。

時余俯首沈思。此事似不難明白。遂散步左近。徜徉片刻。以

爲注重郵局着想。較有把握。正躊躇間。忽一少年自對面來。步太驟。撞余幾仆。

少年覺撞余。旋謝曰。幸恕余。余見其有禮。急顧視焉。渠又鞠躬而前。

嗣少年即立郵局窗下。意似待函之至者。余睨之。丰儀俊美。玉樹臨風。不啻也。青睞顧盼。有光中挾一種私意。望而知爲有難遣情事者。搔首踟躕。若有所求而弗得。良久益不能耐。促步入局。向局中人囁嚅而語。欲吐又止。余聞其啓齒聲。亦走近局長陰。招余以手。余乃直前。少年方與局中人語。音細不可辨。局長私語余曰。此少年先生識之否。卽屢來敝局取彼一函。上有xyz三字頭標識。

者也。

余聞言。卽暫退。欲靜觀其結果。局長遂舉此一柬函與少年。少年受而檢視。訝曰。乃有十二函耶。必非皆致我者。語時。緩步至一隅。逐函審視。及xyz標識面。有驚色。蓋彼一見此藍色函。卽若有大觸其感情者。旣而剖函閱札。旋閱竟。仍以入函。且插入囊內。實則札未入函。似見彼意緒忽忽。止誤插一空函於囊中耳。余固從旁微窺之。少年旋手持餘函。仍走近窗下。還置郵筒中。將行。似又疑十一函中。或尙有xyz標識者。夾雜其間。復返索之。無所見。方脫手鞠躬而出。局中人皆目送之。若詫爲奇人。奇事者。余則佯佯如平常。徐步出門。見其人方越衢而行。遂尾之。入一旅館。余思卽至彼一探。

繼念彼既入館未必即去。姑舍是。盡仍求之郵局中。於是奔返。蓋余私念彼少年所閱之札。既未入函。則仍或夾雜此餘函之內。苟得之。取而一觀。或可由此得間。覓線索。未可知也。計定欣然入郵局。向局員索此一束函。

局員取付余。余審檢之。顛倒計數。止十一函。扁緘如故。此外一無所見。意頗失望。爲之嗒然。

余乃仍束函置筒內。而意終不釋。復細檢箱底。忽得一摺紙。亟抽出閱之。不禁大喜。蓋即少年所遺之三字頭札也。憶頃間余本見彼剖藍色函。後抽札出外閱之。似有味。旋彷彿仍遺入箱中。今此處果無函。有札。噫。有意遺此歟。抑果忘取去耶。此函既以三字頭爲暗記。祕密可知。胡至不經意若此。然

觀其人頗鹵莽且甚忽忽或竟偶爾遺此未可知耳姑不具
論要之此札既留即吾之幸事可藉以得手者也且不出吾
預料何樂如之

余乃披讀其札云『大凡事局無他屆時各種布置已定必
有濟晚九句鐘可於東北隅灌木中相晤當與爾假面具一
並應用器械即可從事且可保護爾身幸勿驚懼欲知其詳
問爾友剛貪非忒』譯言善欺人者可也

余不覺失聲曰竟有是事乎是時腦筋如受大刺激疾取礮
筆錄其語入日記冊中且將原札中東北二字用佩刀輕刮
滅去其迹易書西南二字即仍入札於箱自語曰噫望彼查
見囊中之有函無札而憶此間之遺落也踰時吾將見彼之

入局覓札矣。則余誠可喜。

少頃余計又驗矣。少年躑躅來自語云。吾殊孟浪。乃失彼要。札且語。且行人局門。向局員索頃所置筒內函。檢之。果獲。欣然取而出。歸旅館如前。

余竊笑之曰。彼讀至西南二字。必且自疑。謂前此東北之誤記也。自咎記憶力不佳而已。必無他念。余思之意頗自喜。但余必先探問所謂灌木所在。果係何方。遂復入郵局。詢局長。乞指迷。

局長曰。此間止有倍吳生君宅之園林。乃灌木地。舍是無有也。附近多窰人焉。得此佳勝地。余問曰。倍吳生君何許人。局長曰。此間一富翁也。二年前自薄斯登遷來。建築第宅。頗費。

巨。縉。制。度。埒。王。侯。君。豈。未。之。前。聞。邪。雖。然。富。翁。情。性。頗。奇。特。
坐。擁。厚。資。高。居。華。閤。而。猶。常。若。鬱。鬱。者。吾。竊。審。之。彼。之。不。歡。
殆。爲。兒。女。故。何。則。此。老。勤。儉。不。喜。游。蕩。而。其。子。則。日。步。園。亭。
不。事。事。生。涯。常。在。葡。萄。棚。下。耳。妹。曰。開。麗。性。又。不。同。好。結。納。
廣。聲。氣。乃。父。弗。能。禁。當。此。老。建。此。廳。事。時。尤。宏。敞。常。言。他。人。
不。容。輕。入。然。已。亦。生。平。未。嘗。一。坐。也。所。居。非。書。樓。卽。庫。屋。而。
已。

余曰。渠殆勞人邪。局長曰。將母。然。然。莫。知。其。所。勞。何。事。

余曰。彼有著述否。局長曰。不知。

余曰。彼生平未嘗欲以翰札自襮耶。果以何術起家。局長曰。
彼之歷史。我輩實無由知之以吾意測。似彼所居。積殆不煩。

用其心計以求之者。第知彼遷來時富翁之名。卽噪於人耳。不三年。又利市三倍。直如春草源泉之日。見其長耳。余曰。安知彼非由心計起家。曰。若然。則其兒女應知之。且彼終日家居杜門。不出。所謂心計奔走者。安在。余曰。彼有二子乎。曰。然。一男一女。男性奇特。人莫不知。凡人所不屑爲之事。彼樂爲之。人所不屑有之物。彼獨取之。人棄我取。主義斯別。寡言語。利害自辨。於心城府深密。而更事日淺。其爲功罪。尙無所表見。斯人而濟以溫和之學。入議會得衆譽。則大總統不難致也。

余曰。年幾何矣。曰。三十歲矣。余曰。女年幾何。曰。約二十四五。余曰。母尙存乎。曰。死矣。未遷前一年死。死後聞又有蕭牆之

變頗慘怛然其詳情不得而知以彼輩皆祕而不宣雖百計求之殊不可得惟輾轉相傳略聞崖略蓋此老本別有一子浮蕩不理家人生產業惡而逐之遂不通音問其事在未遷來以前故知其詳者鮮

余正與局長問答間忽報有郵船抵岸來者紛沓談鋒爲阻余思業已知梗概姑去休方欲辭出郵船已過衆亦漸散局長復就余談曰吾曾聞彼被逐之子與家中兄妹頗沆瀣乃相約作俱樂部此實爲一可怪之事而此老曹然不知也余曰然尙有他情節否局長曰彼等之會忽東忽西詭祕如神怪不可探測而會中跳舞時各戴面具及種種怪異之裝飾彼等自謂將以侮弄乃父恐其有覺故不得不爾當時適

值開麗初度。遂開此盛會。其後乃續續行之。嘻。此會奇妙。實吾生平所罕聞者。且亦他處所無。可謂惡作劇矣。最異者。至結尾時。有幔中奔競。一齣勢甚危險。一若仆跌而死。無所悔者。初則門闔密閉。俟粉飾畢。突啟而出。殊覺駭人。會期吾固未嘗見邀。然邀者亦多不願往。語人曰。我輩資格未及。故却之。又有人曰。乃翁好靜。不欲與人交接。平日杜門謝客。此次雖宴會。門庭亦殊闐寂。如鬼區焉。是時我等在門外一窺而已。余曰。吾頗願見。倍吳生君。且一觀其家假面具及怪異衣飾。

局長曰。今晚卽爲彼等開會之期也。爾欲觀此。盍往諸。余與局長正語間。忽一少年至。顏似相識。策騎而行。四顧良

久遂下繫馬而前。鞠躬爲禮。惟不語。自入局內。若有所待。旣而郵船去。彼卽上馬。且與路旁一人絮語。旋揮鞭去。余諦審其貌。頗清秀。確知此少年卽取彼三字頭函者也。凡爲偵探者。固宜有此辨認之目力。余思今晚彼輩將開會。不久可見假面具。而剛貪非忒之義。亦不難訪知。之。雖然。嘿揣情形。殊大險怪。必有壞法亂紀之過。犯出無已。姑冒險往探其一二。乃披日記冊。撰空白文預備。將記其事實也。撰法如下。

一此離奇家族。似有祕密。

一家甚富有。但無實在可見之產物。

一斥去之子。無影響及所以然。

一彼所生女。家況似未足遂其心。

一會中事實。隱藏至數年。始稍稍發現。聞於鄰近。可謂

祕密已極。

一更奇者。假面具。跳舞是也。其招待賓客。非惟嬉弄。且不合常例。其間必有危險事。足以驚人者。

一約會之所。已探出。卽灌木地是也。舉此會之意。蓋便於晤其所欲晤之人。而人不之覺。

一此會於此奇異家族中。大有關係。其演習之狀。假面閉目。殆如盲瞽然。

余思此時才四句鐘。距彼開會時尙早。顧屆時又恐難適準。無已。姑招吾馬。乃之廐。旣得馬。卽揮鞭向倍吳生第宅而去。

欲先認覓彼處。便於探察。

既至。忽生一念。不如款關而入。破此疑團。第不知入後情形。若何。有效果否。又不知貿然入室。可望主人之原宥否。反覆自維。方滋疑慮。姑蹠蹠街頭。四圍盼望。且呼吸新空氣。但見前途樹色。蓊然平林。煙織中有觚稜。薨桷掩映。可觀。知卽倍吳生第宅也。園外繚以鐵籬。自遠望之中。似有多人氣象。殊形熱鬧。樹枝低亞。俱懸燈彩。確似夜中開會之情景。時余既走近。又轉一念。以爲彼倍吳生。果係匿不見人者。則必不於此間部署。一切脫令彼在。則余身過其門。倍吳生當見我。我或可得機會引入。今姑取吾刺在手。且署其尾曰『因有急事。請見』。如此。亦可見余至誠求見之意。書畢。緩轡徐行。但

見彼門外立十餘人數。僮子雜其中。頗栗。六余遂駐馬。余方私忖。倍吳生之品行。已及門前。遂下馬。授綏於立。近余前之僮子。余方欲前行。見闍人突起。立似自駭。其失職而亟思補過者。立阻余前。闍者曰。主人有命。今日不招待他客。余曰。余非尋常拜謁之客。乃有要事。走商語畢。卽授刺。闍者以目睨刺。色躊躇。似不能自決者。徐又執前言曰。主人命令。不得苟違。彼固言無論何客不見也。余曰。否。否。必不能以此例繩余。余大遠至此。且有莫大關係之事情。爾主人決不能不賜見。闍者仍咨嗟撼其首。良久。不語。似無可通融者。旣而忽大聲曰。倍吳生先生必不汝見。